

→围城兵法

□宗瑜琼

表妹嘉嘉一直对父母的爱情实用主义耿耿于怀。据她“控诉”，家人串通一气，你方唱罢我登场地催她去相亲，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每一回他们都说，既然你工作压力很大，自己没有找着合适的，那么家里就有义务帮你物色嘛。

嘉嘉说，她对这些经过事先反复调查摸底的相亲对象一点没感觉，倒不是不相信相亲也会来真正的爱情，只是觉得，老爸老妈还有其他长辈的标准，都与自己的看法大相径庭。他们提起对方，总是说人家如何经济独立，要不就是社会地位如何不一般，如何会体贴人，却从来不曾说到那人举止气质怎样，谈吐又如何。她强调：不是爸

→第三只眼

□窗外风

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实在是多了去了。思来想去，发现很多美德我好像都具备，比如温良贤淑、相夫教子、孝敬父母之类。此话有点大言不惭，脸稍稍有一点红。但是静下心来一想，此类美德，好像大家都具备。

那天登录QQ，赫然发现一大美女的QQ签名变成了“动心已好，决不动身”，我不禁哑然失笑。那一刻她的头像正在闪动，她滔滔不绝的幽默话语，正如奔腾不息的黄河水一般，在屏幕上滚滚而来。我记得前些日子，她的QQ签名档里赫然写着：来，谈谈情感问题？我笑得前仰后合，毫不客气地讥笑

→谈情说爱

□雪樱

周末晚上，女友安然突然来电，语无伦次地说了老半天我才听明白，原来是男朋友晓龙和她分手了，三年的恋情结束了。安然和晓龙都是我的朋友，晓龙去年大学毕业，去了一家私企做售后，而安然只有高中学历，现在她放弃了家人花钱给她安排的工作，拼力考本科、考研。

他们是在网上认识的，聊了一个月后两人见面，安然一下子喜欢上了晓龙。是呀，晓龙长得帅，家在威海，父母都是公务员，“软件”和“硬件”都如此完美的男人，哪能轻易放手呢？之后，安然对他展开了猛烈的追求，每天下

爱情实用主义亦浪漫

妈刻意忽略了这些，只是他们从来就不觉得这些问题值得一提。

所以表妹得出结论：这便是当今已然泛滥的所谓“实用主义爱情观”。都说这个社会极其现实，凡事懂得计算，一切都从有没有利益来考虑，可是，除了“实用”，感情是不是更重要？所谓真正的爱情，是不分贫富贵贱高尚混蛋都让你满怀痴心的那个人吧！只要两人的感情真挚，一切外在条件都是浮云——嘉嘉的好友Amy就是“裸婚”族，在家人的反对下，她和学艺术的男友尽管爱得很辛苦，但最后还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不过理想并非总能照进现实。听说Amy“裸婚”之后的生活远不

像二人最初设想的那般幸福甜蜜，最后，不断升级的家庭矛盾彻底击碎了脆弱的婚姻。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嘉嘉开始困惑了，问我：世界上怎么可以有这样不可理喻的人——没车、没钱、没房、没钻戒也就罢了，连一颗陪你到老的心都不肯给？

我告诉她，这样的事情从来不见。幸福美满地过一生，那的确需要大大的造化，都说鱼和熊掌难以兼得——有富裕的生活并不一定有完美的情感，可是即便你舍弃了熊掌，也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得到鱼。只有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的人，才不会为之纠结。

上世纪20年代，笃信“爱情实用主义”的美才女林徽因就说过，

有一种美德叫动心不动身

她，就算妄想引诱某些容易上当的小子，也不能如此赤裸裸吧？

她在QQ里聊天的时候，很是幽默，同她写出来的文章很是不同，她通常写些旖旎的文字，引来大批粉丝追随。某个夜深人静的夜晚，聊到无趣，我曾说，要是在N年以前，我心态年轻得很，我要是个男的，没准就同你来场网恋，可惜现在老得心都长了茧子，恋不动了。她呵呵地笑，我也笑。

世上有那么多完美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互相成为对方的风景。眼前一亮，怦然心动的感觉，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心动的感觉无论怎样强烈，如果不想牵手，不想与其

相伴终老，还是不动声色的好。对于老大不小、孩子都能打酱油的爹妈级别的人来说，见不得阳光的爱情，肯定不容乐观。看过许多人，在不该爱的时候，飞蛾扑火一般地恋了，两败俱伤，一直伤到筋骨。即使苦苦挣扎，抛开身后的一片狼藉，两人终于走到一起，甜蜜的激情过后，平淡的潮水日复一日地漫上来，才发现这个人同以前抛弃的那个人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同，日子一天天地流淌，该面对的仍要面对，仍是柴米油盐的日子。

有位相熟的美女啊，那可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的美女啊，大眼睛随便瞟你一眼，连我这久考验的眼

她喜欢和徐志摩谈诗论文时他充满灵感的话语，喜欢他隽永华美神思飘逸的文字，但那并不是爱情。看过《西厢记》的人都知道“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是怎么一回事，听说过司马相如的人也必定明白一曲《凤求凰》的用意——男人们惯用理想的非凡、旨趣的高尚让女人落入爱情的“圈套”。

冰雪聪明的林才女明白，徐志摩可以给她的，只不过是解世道深浅、不懂人情炎凉的诗人的片刻激情。可是，任她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也终会红颜老去。她想要的爱情，是不论她青春年少、飘逸如仙，抑或疾病缠身、形销骨立，他都一样疼她宠她。所以她选择了父

母中意的梁思成，那才是一段世人艳羡的真爱——他宠她，即便她开玩笑说自己爱上别人了，他听了虽痛苦万分，却带着充满怜惜的体贴和温情对她说：徽因，别考虑我，只要你幸福。

谁说理想主义就比实用主义高尚？谁说实用主义就是工于心计？不要指望在理想的光芒中把自己的爱情变成传奇——那交会时互放的光亮也许转瞬就消灭了踪影。

还是像世事洞明的林才女一样选择看起来最踏实的生活状态吧——什么都比不上在经历物换星移岁月沧桑后他还与你相依相守更像是一个幸福而浪漫的童话。

睛都有些承受不了，更别说那些猎人般追寻美女的眼睛了，总有些蜂啊蝶呀的，围着她飞来飞去，她总是淡然一笑，动没动心我不清楚，但是美丽如她，能没有绯闻传出，就已经让人佩服至极。

在路上，总会遇到许多美妙的风景，偶尔动动心在所难免，如同炒菜用的葱姜蒜末，起个提升味觉的作用，但是决不可能取代了主菜。人生短暂，不过几十年。对每一处经过的风景都动心已经很累，何况动身乎？这世界这么大，也许成年的男女会有一位知己来放松心情，但是无论蓝颜知己还是红颜知己，只要一动身，就

“活该”的爱情能走多远

班都去单位找他，吃饭、看电影、逛街好像成了流水线，周末一起去郊游，请假陪他回家看父母，凡是能做到的都做到了，连熨衬衣、洗内裤这样的工作都决不含糊，当然这是同居之后。和有些女孩子不一样，安然不顾一切地为晓龙付出，她从不让他花钱，即便是晓龙给她送个礼物、买件衣服什么的，她都会在后补偿他。

我一直不明白，安然这样做是为什么？这次有了答案。她在电话里向我倾诉，“我快要疯了！我除了没有为他卖血卖肾，我什么都为他做了，他却说我活该，难道

我真的要为他去死吗？”我安慰了她几句，然后说，“你的付出，他都接收了吗？如果他没有接收，岂不是白费工夫？”“他当然接收了，要不怎么会凡事都听我的，让我做主，他还说，以后结婚让我来当家！”安然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听你的话就是接收吗？对你好就能娶你吗？你想错了，不，是你太主观臆断了！”我接着她的话说。

女人对爱情素来都有掌控欲和驾驭欲，无论是身处热恋中，还是步入围城后。然而，越想掌控男人的女人，往往越会失去男人，因为男人天生向往自由，他们不喜欢被圈养、被束缚。面

对女人没完没了的付出，男人一向是来者不拒，不要白不要，但他们心里有一个非常准确的衡量，知道哪些应该装样子敷衍，哪些应该真正接收，总之他们不会拒绝。待某一天要够了，审美疲劳了，便会用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完美地结束这段恋情，利落转身步入新的阵营。而围城内的女人，如果过度殷勤，家里大事小事都不让老公干，到头来男人同样会疏远她，因为过度的母性会让男人窒息。

有人说，恋爱中我们总会不自觉地当一回“傻子”，在我看来，当傻子无可厚非，但不能“傻”到失去自我、没了分寸，尤其是在物欲至上的时代，没有人会因为你“活该”而同情你，更没有人会

因为你的痴情而感动，有的只是嗤之以鼻。每一桩“活该”的爱情背后，

都会有两个“乞丐”，甘愿付出的那一方是爱情的乞丐，玩弄感情的那一方是精神的乞丐，到头来双方都是爱情的失败者。所以，无论何种情况下的爱情，我们都不能一味地“任劳任怨”，这不仅是自私的体现，更是一种掠夺式的占有。

“天下的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这是安然的最新QQ签名，显然，她还是把这段恋情的错误推给了晓龙，没有走出自我迷失的怪圈。不禁想起亦舒师大的一句话，“很多人过于逼切地追求甜品，最后变成了他人的甜品”，如果把爱情比作甜品的话，那些过于逼切追求的人，最后没有得到甜品，却成了对方的一盘凉拌小菜，这难道不是最大的愚蠢吗？

最终都是不了了之

→情场眼色

读初三的小外甥女回来，跟我讲班里的绯闻八卦。谁向谁表白了，谁为了谁跟谁大打出手了，谁和谁在一起伤害到谁了。她说班里有个漂亮女孩，老是在两个男孩子之间游移不定，这段时间跟这个好，过段时间又跟那个谈，据说两个男孩都很优秀，女孩也都真心喜欢，她实在拿不定主意到底选择哪一个。这让外甥女挺困惑，问我，你说她最后会嫁给谁？

我很不厚道地摸着外甥女的头说，都不会嫁，最终她要嫁给一个有点秃顶的胖子。小丫头显然接受不了我这个巫婆般的恶毒预言，捶了我一拳说，你开什么玩笑，怎么可能呢？

怎么不可能呢？活生生的例子比比皆是嘛。不说别的，上个月我们大学同寝室的老四来访，就带来了她那腰缠万贯的老公，真的是腰缠万贯——万贯家财，以及万贯赘肉。这位老四，当年可是响当当的系花，一呼百应的主儿，过个生日男生们能把花店买空。当年她千里挑一选了校长

的侄子做男朋友，俩人好得腻死人，学校明令禁止在外租房，他俩仗着校长的关系，硬生生在外面弄了个小窝，享受二人世界。只是当时再怎么如胶似漆，也没挡住毕业后的现实冲击。老四说，毕业后，他们很快就分了手，这十年一次也没联系过。至于分手原因，她没有细说。我不必多问，看到她如今的老公，答案就揭晓了，无非是虚幻的爱情败给了鲜活的现实。

何止是她。后来我们谈到很多大学同学，甲乙丙丁，那些在记忆里积满灰尘的名字呼啦啦地飞出来，每一个，都曾在我们身边演绎过新鲜生动的爱情故事，而每个人的现在，都跟那些故事毫无关系。单说本寝室的六个女孩，当年曾因男友移情别恋愤而割腕的老大现在出国了，嫁了个意大利人。当年一直暗恋班里那个广东男孩却死活没勇气说出来的老二，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当年因为爱上同一个男生，四年里一直明争暗斗的老三和老五，当然都早已各自嫁作他人妇。而老

六我，对大二时那段稀里糊涂的恋情，也早忘得差不多了，当年迷迷糊糊，现在模模糊糊。

总之，过往那些明的暗的、认真的不认真的、轰轰烈烈的平静执著的感情，全都烟消云散了。或许它们在精神层面上，还支离破碎地活在当事人的心中，但现实里，它们都死了，没有结果，毫无悬念，不了了之。郑渊洁说，如果每个童话都足够长，那么所有的结局都是：最后，他们都死了。看来爱情也一样，如果给每个爱情足够长的时间，那么世界上绝大多数爱情的结局都应该是：它死了。或寿终正寝，或死于非命。

正常的话，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里面，大概都应该至少跟两位数的异性有过感情纠葛：有好感的，暗恋过的，试探过的，交往过的，结了婚的……而真正如愿白头到老，也只有那么一个人，就是说，有结果的爱情，只能有一个（假使我们把厮守一生当做爱情圆满标志的话）。所以当你白发苍苍，躺在摇椅上回想这一生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生命里的绝大

□李月亮

多数感情，最后都不知去向。那个你暗恋了多年，满心盼望着能与之相偕相守的人，那个与你相爱了多年，分了又合了又分的人，那分始终舍不得放不下的感情，那分万般期望能有奇迹出现的感情，最后，都不了了之。没有后来，没有结果。

大概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明白什么叫做“回头皆幻景，对面却是谁。”原来，当年那百转千回拼命想要知道结果的感情，最后的结果是没有结果。当年那些让你意乱情迷死生不顾的人，最后都和你毫不相干。

